

楚默全集

思想的年輪（下）



上海書店出版社

楚默全集

思想的年輪（下）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 古典诗论研究
2. 中国画论史
3. 倪云林研究
4. 黄庭坚艺术论
5. 杨维桢研究
6. 陈老莲研究
7. 佛教书法史
8. 佃介眉研究
9. 四王图式研究
10. 元明书法史论
11. 元明书法作品考释
12. 书法解释学
13. 书法形式美学
14. 篆刻创作风格论
15. 楚默书学论集
16. 楚默诗集
17. 书画印欣赏·感受吴文化
18. 思想的年轮（上）
19. **思想的年轮（下）**
20. 艺谭

自序

你有思想吗？如果以这个问题问人，大多数人会摇摇头。他们会把“思想”看得很神秘，认为是古代圣贤或哲人们想的事。其实，人的思想来自生存的物质世界，所谓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古人所谓思不出其位之类。思想与物质有关，也与权力、知识、信仰有关。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副题就有“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字样。

每个人都有思想，都有不同的念头，只是有些人关心的是天地宇宙的奥秘，有些人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有些人关心自己切近的物质生活过好一点，活得开心一点。思想于是有了高低深浅之分，有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区分。如果真的要追究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大多数人又会一脸茫然。人生的价值问题正是哲学要探讨的问题，并不是普通凡人所能思得深的。

上中学的时候，学鲁迅的《祝福》，写鲁四老爷的案头上有一部《近思录集注》，老师说，这是批判这个理学老监生的精彩细节。故从那时起对理学有一种反感。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碰程朱理学的。进入中年以后，才看一些理学方面的书，似懂非懂。理学家们，有从《易》经切入探究天地运行之道，有从“性”入手，探究心与物的种种关系，还真是思想家的真功夫。待我探究一番西方哲学和佛学，回头再看程朱理学的奥义，就觉得非同一般。虽然有学者称从政治上看，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这完全是一种偏见了。如果以为理学只是封建道德的代名词，那么就可以说他对理学知之甚少。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孔子至淮南王称为“子学时代”，而把董仲舒至康有为看作是“经学时代”。这个分期自有他的道理，但也有很多漏洞。从汉至清的二千余年间，中国的哲学史就只是不断解读经书的争辩

史,这不免让人感到中国思想界的沉寂。

《论语·公冶长》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天道”,相当于哲学中的宇宙论,而“性”、“性命”则与哲学中的人生论相当。但孔子的《论语》没有论证天道之秘与性命之谜,故《论语》算不上什么系统的哲学著作。而唐人言道统、言性还只是初级阶段,只有到了宋人那里,“天道”与“性”的问题才重新被提出来,并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周敦《太极图·易说》是专门探讨宇宙生成论的,这是对《周易》思想的再阐释。朱熹《周子通书后记》里说:“《易通》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把它概括成“一理”后,后之学者也都误以为周敦颐是唯心主义理学家的开山祖了。其实“自无极而为太极”到底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只要看看原文是应该可以明白的。

明末清初的理学家猛烈批判宋元明空谈心性的“义理之学”,其实他们对“天道”、“性命”的思考并不深入。颜元的《性理评》斥朱熹“满口胡说”,“自欺欺世”,说“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也不能行也。”这种言论,本身就是一种“空言”,并不是学术性的批判。倒是同样批评宋明理学的顾宪成说过一段公允的话:

“史际明曰:宋人道学,在节义之中;今之道学在节义之外。予曰:宋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外,今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中。在节义之外,其据弥巧,在功名富贵之中,则其就弥下。无惑乎学为世诟也。”(《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这说明,宋人思考的“天道”、“性命”,是在功名富贵外的真正的哲学思考。他们思考形而上之“道”、“理”,是“空”的,并没有多大的经世之用,(尽管后来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都是对天地,对自身的一种认真的思索,故绝不能小看这种对“道”、“性”体验的价值。从程朱理学,发展到陆王心学,可以说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又深入了一步。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将“良知”看作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心”、“良知”超越了“理”,也超越了“我”和物(身的躯壳),达到先验的觉。这个“心”之本体,就已不再是认识论,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本体论。这不能不说是人生哲学思考的一个新高度。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虽然没有西方严密完整的

科学知识体系,也没有像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那种思想家的理论著作,没有像萨特《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这种成体系的哲学著作。但王阳明心学本体论达到的高度,几乎可以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相提并论。这是说,中国古代哲人的形而上思考,并不低于西方哲人。海德格尔说:“真理乃是一种至大的明澈境界”,他也称之为“敞开领域”、“存在之澄明”。人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不能用认识的方法,而只能用不断“去蔽”的方法,即超越自我,让人进入“存在之澄明境界”。当然,海德格尔以其严密的哲学著作阐述这个秘密,而王阳明以简洁的“四句教”概括其全部学说。“四句教”中,既有本体论的“悟”,也有认识论的“知”,由于不加分辨地混杂在一起,故其含义连其贴近的学生王艮也弄不明白,致使黄宗羲也认为这恐不是王明阳说过的原话。王阳明的学说连黄宗羲这样的高人也不能领悟得十分透彻,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无休止的攻击和漫骂了。王阳明被哲学史误解了几百年,至今也尚在争议之中。

明道论学云:“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宋元明清千数百年学术精英们穷尽心思探天道性明义理之学,绝不是追求虚无之空寂,而确确实实为弄明天道与人道的种种关系而主敬存诚,默察天命,体验心性,以期乎道。汉代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以阴阳五行来建构天人宇宙图式,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宋明儒学家讲义理,讲“天命性心”,程氏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故理即天,只是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这“知”与“行”是两截,主客体是对立的。经过陆王心学的进一步推究,终于到王阳明那里,身心达到了一致。故“良知”不假外求,人心即是道心,知行合一。这仍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只是在形式上与董仲舒不一样。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智慧对世界思想史的贡献。“天人合一”观念在先秦时就已很成熟了,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建构的“天人感应论”:是一种深入,因为人只有顺应天的运行图式,人才能获得实践活动的自由。但人们认识世界的经历也是曲折的,人的“知”,在格物中不断丰富。故宋儒的“格物致知”,虽是认识论的,却是一种理性的深刻,而主客分裂的矛盾,使人们对“道”的认识只停留在外在规律的探寻,而主体的“心”始终是蒙蔽。这个“去蔽”的过程,到王阳明才得以完成。王了明在哲学

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打通了主客体的屏蔽,让“心”彻底澈明。然而喜欢于传统思维的各朝代的儒士,很难换一种角度认识“心学”,故王阳明心学至今被人误解。

重读程朱理学及《近思录集注》,就觉得不少谜团迎刃而解。我过去数十年打下的西学功底、佛学功力,都一齐发生作用。古代学者往往偏执一端说理,其概念的运用常常含糊不清。你说你的格物致知,我说我的明性见性,结果,同样的“格物致知”四字,解释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理、气之辨,人心、道心之辨,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辨,致知、知至之辨,都因内涵不清而混乱。所以,只要内得诸心,就能上达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阐释,这也是一种乐。

当代的学人,其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其心智的聪明和广博都远非古代的迂儒们可相比。天上地下无处不到,也无物不知,可恰恰就迷失了自己,既不知“性”,也不知“心”。他们追求快乐,而得到的却是烦恼。物质生活愈优越,烦恼就越多。何故?“心”被“欲”蔽,“心”被“物”压也。“人”与“天”既是对立的二物,人的价值还有多少?“明心见性”是佛学的名言,细细想来,十分深刻。把被“欲望”和物质重压的“心”找回来,返诸内心,或许能重新获一个真正的“我”。这个“心”因“去蔽”而明澈,也因无累而自由。“心”于是与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当代圣人。可惜的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回到简单,也没有人愿意抛弃那优厚的物质生活。故现代的愚昧将继续,现代人需做的“明心见性”工作仍将继续。

目 录

第四章 唐之道、性	1
成玄英	1
生我者道,减我则情	1
王玄览	5
道性无生灭,今古现无穷	5
知心:无观列法	6
司马承祯	8
静定归根	8
简断事物,知其闲要	9
得道:神与道合	10
李筌	13
天地万物之盗,皆须有道	13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14
元结	16
“四化”说	16
昌人之道	17
韩愈	19
原性:性与情的混合	19
《原道》:仁义之谓“道”	20
李翱	23
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23
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	24

刘禹锡	26
天与人交相胜耳	26
万物还相用：理、数、势	29
谭峭	31
虚实相通，是谓大同	31
大化：势不可遏	32

第五章 宋之天道性命 34

李觏	34
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	34
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35
邵雍《皇极经世》	38
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	38
周敦颐	41
诚者圣人之本	41
太极图说	43
明通公溥	45
张载	47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47
德性之知	50
穷理尽性	51
王安石	54
释“道”及“无为”	54
弱非所以为强	56
程颢	58
定性书：内外两忘	58
仁，浑然与物同体	60
天理、人理	62
程颐	66
圣人可学而至	66

格物穷理	67
人心、道心	71
胡宏	74
天理人欲, 同体而异用	74
朱熹	76
理在气先	76
理一分殊	79
格物致知	81
持敬穷理	84
观心说: “人心” “道心” 乃 “一心”	88
陆九渊	93
心即理	93
为人自当尽人道	96
吾心即是宇宙	98
杨简	101
易者, 己也	101
人心自明, 自心自灵	103
第六章 明之心学	106
陈献章	106
只宜静坐	106
自得: 宇宙在我	107
王廷相	109
万理皆出于气	109
思与见闻之会	111
人之性成于习, 圣人教以率之, 法以治之	113
罗钦顺	116
通天地, 画古今, 无非一气	116
理须就气上认取	118

王守仁	121
心即理也	121
致良知	124
格物致知	126
知行合一	128
心无动静	131
“四句教”	132
湛若水	136
夫学以立志为先	136
格物者至其理也	138
性者，天地万物一体也	140
随处体认天理	141
王艮	144
明哲保身	144
安身者，立天下之本也	146
勉仁	148
李贽	150
童心说	150
无为，无心	152
顾宪成	156
“无善无恶”合下便成一个空字、混字	156
当下即是合下	158
高攀龙	160
善为性	160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161
刘宗周	164
君子之学，慎独而已	164
圣学吃紧三关	166

黄道周	170
圣门之学,不过博文约礼	170
善继天地,性成万物	171
 第七章 清代学术	174
陈确	174
君子之学,终身焉而已	174
善恶之分,习使然也	176
黄宗羲	178
《原君》:君为天下之大害	178
纂要钩元,发人一生之精神	179
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	181
王阳明“致良知”之大旨	183
方以智	187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	187
顾炎武	189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189
今所谓理学,禅学也	190
阐幽表微,补阙正误	192
王夫之	195
理在气中	195
“能”、“所”之辨	197
天下唯器而已	199
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者也	202
格物、致知自为二(A)	205
格物之功与致知之功(B)	206
格物致知二者相济(C)	208
“致知”,通乎天下国家之理(D)	210
由性生知,以知知性	211

颜元	214
“读经史、订群书”与道相隔千里万里	214
恶，原于引蔽、习染	215
戴震	218
义理、考据之学	218
血气心知	220
章学诚	223
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	223
学问与功力	224
毁誉淡，自得深	225
史德：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227
文德：必敬以恕	229
狂狷之所以不朽	231
焦循	233
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	233
著书五派	235
龚自珍	238
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238
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	239
王国维	241
二重证据法	241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242
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	244
大事业、大学问者所经三种境界	246
后记	248
附录：我的学术之路	251

第四章 唐之道、性

成玄英

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人，（辖境山西平陆、运城等，治所陕城即今三门峡市）隐居东海（江苏沐阳、涟水）。贞观五年（631），召至京师。永徽中，流郁州。书成，道王元庆（高祖之子），遣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嵩山人李利涉为序。惟《老子注》、《庄子疏》著录。其著作《唐书·艺文志》著录。《庄子集释》收录《庄子疏》全文，《老子义疏》收入道藏。

引文据《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隋唐部分）中华书局。

生我者道，减我则情

（道可道，非常道）

天道者何先？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广无端，杳冥无对，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极，成者必亏，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也，

.....

故道能自无而生有，岂不能使有同于无乎？有同于无，则有不减矣。故生我者道，减我者情，苟能忘其情，则全乎性，性全则形全，形全则气全，气全则神全，神全则道全。故道全则神王，神王则气灵，气灵则形超，形超则性彻。性彻者，反复流通，与道为一，可使有若无，可使虚为实，吾将与造物者为俦，奚死生之累乎！

隋唐时期的道教，重视对“道”的形而上的“玄学”探讨，约成书于隋代的《本际经》对道性的探究便是一个信号，敦煌道经的抄写卷子也十分多，可为佐证。成玄英便是在这种玄学探究风中冒出来的顶尖人物。他的《老子疏》、《庄子疏》可以说是对老子“道”的发挥。

他对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疏解便是“重玄”的一大特色。一方面，他对老子的“道”作了具体的描述和阐述，另一方面，又作了自己的引申与发挥。老子是从“无”和“有”这个哲学范畴去探究“道”的本源。这是老子哲学的一大贡献。成玄英把“道”看作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这就更具体地申述了“道”的本源特色。

《老子》第一章中，最难理解的便是“有”、“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字面的意思是：“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源。其实这里是用“互文”的修辞手法，即：“有”、“无”天地的本始，“有”、“无”是万物的根源。这可在“同出而异名”中得到印证。道之本出于“无”，故常无，所以自观其妙；道之用常归于有，故常有，得以自观其微。成玄英疏“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微”时说：“言人常能无欲无为，至虚至静者，即能近鉴己身之妙道，远鉴至理之精微。”“言人不能无为恬澹，观妙守真，而妄起贪求，肆情染滞者，适见世情之有，未体即有之空，所以不能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归趣也。”这个解释是切合老子原意的，老子主张无欲无为，反对有情有欲，常有情有欲，则不能微，无法悟其“道”。成玄英的个人发挥处在于，把常“道”与“人”联系起来阐释，使“道”的幽微得到张显。

“生我者道”，即“道”（无）生万物（有），“人”也是“道”所生；“人”是“有”，人有“情”，人不能忘情，则“性”不全，“性”不全便不能达道。“人”只有忘情，才能“性微”，性微则形超，使有为我，这样“我”与“道”为一，不为生死所累。

故同样是对玄道的探讨，成玄英由个别的“我”走向抽象的道，与老子的理论体系不一样。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两，谓无欲有欲二观也；同出，谓同出一道也；异名者，微妙别也。

原夫所观之境唯一，能观之智有殊，二观既有不同，微妙所以名异。

（同谓之玄）

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微妙两观，源乎一道，同出异名，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

（玄之又玄）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而又玄。

（众妙之门）

妙，要妙也；门，法门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执，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药还遣，唯药与病，一时俱消，此乃妙极精微，穷理尽性，岂独辟圣之户牖，抑亦众妙之法门。

这几句是《老子》第一章的难点，也是关键。成玄英的注玄很有特色。

一是他将《老子》中的“无”、“有”变成具体的“无欲”“有欲”。“无”和“无欲”，“有”和“有欲”都不是同一回事，这样具体到“名”的落实，使阐述变得清晰易懂。

二是在阐释中，他引用了许多佛学的概念，以佛融道。他解释“欲”说：“欲，情染也，所境也。”“所境”的所即“能所”的所，“能”指认识的主体，“所”指认识主体相对的客观对象。成玄英认为，这种“所境”，只是世情之有，本身是虚幻不真实的（即有之空）。①“所观之境唯一，能观之智有殊，二观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异”即谓“观有”、“观无”因人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有”、“无”都是“空”。以佛教之义“空”释“道”之“空”，严格来说是不当的，因为老子的“道”是物质的自然存在，是唯物的，而佛教的“空”是唯心的。但成玄英能看到观之智的区别产生的异名，应该说也有合理的一面。

老子那里，“有”与“无”同一起来源，而名称不同，一玄也；“有”“无”均为“道”，这一点一般人很难理解，故幽深又幽远。是玄之又玄，此二玄也。

成玄英那里，“有欲”“无欲”源乎一道，一玄也；不滞于滞，又不滞于不滞，这就是遣之又遣，二玄也。同样释“玄之又玄”，成玄英是围绕着“有

①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隋唐）（下），P310，编者注。

欲”、“无欲”阐释，更好理解。

“众妙之门”，这“众妙”之“众”，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有欲”“无欲”均包括在其中。偏于“有”，或偏于“无”，都是病，根本的“法门”就是去有亦去无，遣二偏之执，才穷理尽性，透彻领悟万物的变化之“道”。

“言天地万物皆从应道有法而生”，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而“无”看不见，摸不着，是否也“有”，一般人就不易理解。成玄英释“惚恍”时说：“惚恍，不定貌。妙本非有，应迹非无，非有非无，而无而有，有无不定，故言惚恍。”“惚恍”是道的特征，“道”，只能体会，故欲识宇宙之本体，须先明吾心之本体。成玄英说：“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离物，物不离道，道外无物，物外无道，用即是道物，体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异，而异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物，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也。”

这个“疏”十分深刻，也十分精彩。他把物与道、体与用的区别和联系都说得透彻明了。成玄英认为，有生于无就是由体起用的意思。一个人，如果不能抑制情欲，走向“无”，那么，他一辈子不能悟“道”。他只知道世界上具体的“物”，而不能悟道。他便只看到道的作用，（即道生万物）而看不到“万物”中的“道”。只有从本体上看，物由道而生，物就是“道”，“物就是道”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心悟”，从“心”去印证。

成玄英释“玄之又玄”时用了佛教的双遣之法。“道”与“物”有共通点，但不是一物，是二物。从万物都由道而生，都统一于道来看，此时“道”才是“物”，此时“有、无”，“物、道”达到了同一。故曰：“道物不一不异。”